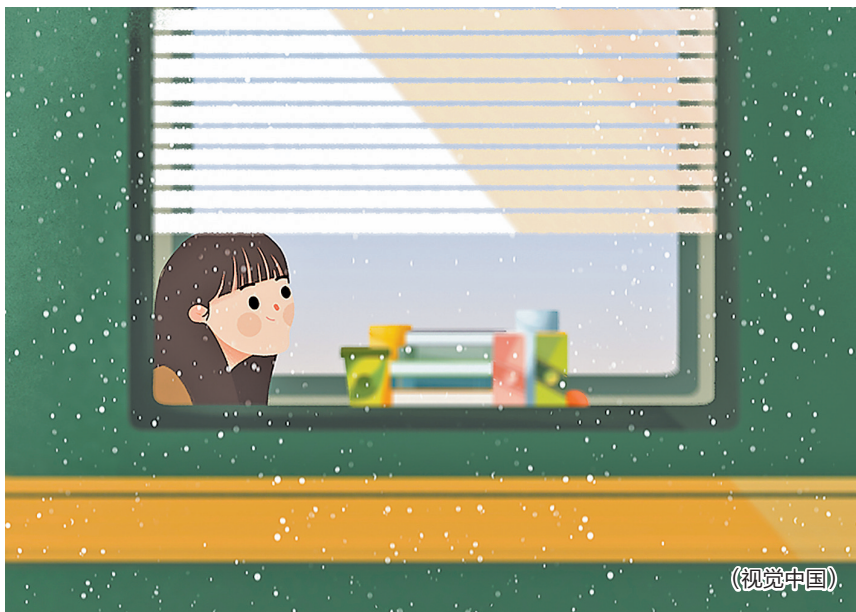


绿皮火车



(视觉中国)

■谢婉玉

从一个城市辗转奔波到另一个城市,12个小时漫长的路途,每个人脸上都写满倦意。鼎沸的人声,浑浊的空气,长着细密针脚的冷气扎进毛孔,全身像泡在醋缸里,酸涩难忍。有时候会问自己,何苦呢?从一个城市风尘仆仆奔赴另一个城市,或许我寻求的只是一种逃离感。我反复做着这样一个梦:我坐在空无一人的绿皮火车里,月亮的清辉披在我的肩头,我枕着初秋的凉意沉沉睡去,绿皮火车像夜的铁兽在山峦间奔跑,轰隆隆地咆哮,它像猫巴士一样,载着我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我想起红拂夜奔,想起张生和崔莺莺,恍惚间,我竟以为自己就是那个私奔的女子,奔赴远方去寻我心爱的人儿。拿着车票核对座位的时候,期许一场邂逅,假若对

座的是一个眉目清秀的男子。但是,那种就像出门被雷电击中的小概率一见钟情事件,从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与陌生人的相视一笑、简单的寒暄,让凉薄的夜生出暖意。对坐的三个大叔一路上侃天说地,从春运到政府到彩票中奖概率,偶尔我附和几句,玩斗地主,除却一两次手气顺,摸到好牌,其余皆惨不忍睹。空位子多的时候大家都串着位置坐,有个小伙子半夜上车,因为位置让人占了,就站着等那个人醒,一沾座位就呼呼大睡以至于竟睡过站,看着他拍着脑袋自责,竟有些心疼。多少个像他这样思归的打工仔,排多久的队才买上的票。善良的人儿,愿你能顺利归家。

一路上半睡半醒,翻开一本旧书,文字讲着年少时的故事。像是小时候坐绿皮火车穿过隧道

时,短暂的黑暗,仿佛跌进了时光甬道,一个白色的逐渐扩散的亮点,穿过隧道后豁然开朗。火车在山峦间穿梭,郁郁葱葱、莽莽苍苍。低饱和度和以绿为主色调的画面急急地要把人召入年少时的某个夏天。书中那些特殊语境里的幽默、心酸、思念就像一道暗语,唯有懂得闽南语的人才了解其中况味。你感觉他不带情绪、言语淡薄地回忆桩桩往事,却在某个当口被戳中心里最柔软的部位。这些人,从来不说想念、喜欢、爱,却无时无刻不在笨拙、粗糙地表达着:我想你、我喜欢你以及我爱你。

火车在清晨抵达,不远处的另一条铁轨上,一列火车轰鸣着靠近,暖黄的车灯将微凉的清晨烘熟,天光渐渐亮起。

旅途,注定孤独。终点,总有人在等我。

冬日清晨的起床温柔计

■梅溪雪

冬至过后,天越发冷了,清晨的被窝像揣着个暖烘烘的小太阳,连我都想蜷着不动,更别说刚上幼儿园的儿子了。每日叫他起床,成了我与冬日的一场“温柔拉锯”。喊早了,看他皱着眉嘟着嘴往被子里钻的模样,心中不忍;喊晚了,上学准要迟到,连带着早餐都得囫圇塞进嘴里。

日子久了,我竟也琢磨出一套“起床温柔计”。比儿子预定起床时间早二十五分钟,我先轻手轻脚起身忙活早餐:提前一晚搁进破壁机里的黄豆,此刻正转着圈磨出绵密的豆浆,嗡嗡声不停,像一群蜜蜂在耳边轻轻盘旋;前一天焖好的米饭盛在白瓷碗里,只待两勺蛋液,便能炒出一盘金黄喷香的蛋炒饭。忙完这些,我打开客厅的电视,调低音量,让《新闻联播》那熟悉的男中音在房间里流淌。起初我还关着儿子的房门,后来索性敞开着——那沉稳的播报声,像一缕温煦的风,悠悠然钻进孩子的被窝,成了唤醒他的序曲。

这二十五分钟,是我特意留给儿子的“缓冲期”。隔着门缝望去,他裹着印有小恐龙的被子翻个身,

眼皮半睁半合,小手还死死攥着睡前抱的小熊,呼吸均匀,小脸埋在枕头上。这会儿的他,正半梦半醒,慢慢从睡眠里抽离。待时间差不多了,我拿着拧干的温热毛巾走进来,轻轻擦拭他的小脸蛋。温热的触感贴上皮肤,他会下意识地蹭蹭毛巾,长睫毛颤几颤,眼神才渐渐清明起来。若是他还赖着不动,我也不急,只是坐在床沿与他闲话几句,跟他说说幼儿园的趣事,或是提醒他今天要穿的小外套。等他开始叽叽喳喳地回应,甚至扯着我的衣角哼起跑调的儿歌时,我再伸手抱他下床。小家伙往往就这般慢悠悠地清醒了,半点哭闹也无,活力满满地迎接新的一天。

回想刚送他入园那阵子,早晨的家里简直是“兵荒马乱”。那时总是掐着点叫他,越催他越慢。他闭着眼睛穿反袜子,把鞋子踢到床底,最后往往是我气急败坏地把他拽起来,他哭丧着脸抹眼泪,我憋着一肚子气,连早餐都顾不上吃,匆匆忙忙往幼儿园赶。

直到某个周一的清晨,我自己因周末陪他疯玩太累,竟也赖在床上不愿起来。多躺了二十分钟,待困意散去大半,浑身舒泰时,我顿然醒悟:孩子与大人无

异,冬日的清晨,身体需要从暖被窝里“缓过神”来,这就像烧一锅水,得慢慢添柴,急不得。我又想起儿时,冬日里也是死活不肯起床。母亲先是掀被子挠脚心,我不肯动,最后她索性把厚棉被全掀开。冷气瞬间钻入,我虽然清醒了,可那股子冷飕飕的滋味,让我一天的心情都打了折扣。

自那以后,我开始学着给儿子的早晨“留白”。提前备餐,靠的是科技的便利,让我无须在清晨手忙脚乱;而唤醒他的,不再是急促的闹铃,而是熟悉的新闻声、温热的毛巾,以及那珍贵的二十五分钟“赖床特权”。久而久之,儿子也摸透了这规律。有时听到《新闻联播》的声音,他会探出小脑袋跟我商量:“妈妈,我再躺十分钟就起来。”

原来,叫醒孩子的从来不是冰冷的闹铃,而是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冬日的清晨,不必踩着时间的节点逼迫孩子。多留一点缓冲的余地,让他从容地从睡梦中醒来,这份舒缓,不仅让孩子的一天带着甜甜的暖意,也让大人少了一份焦虑。毕竟比起赶在铃响前冲进校门,让孩子带着好心情开启新的一天,才更为重要。

回乡的期待

■胡美云

我和二妹远嫁福建漳州,小弟和小妹在江苏常州安家定居。大家都是工作正忙还有孩子要照顾的年纪,一年中难得放几天假都蜗居在家里休养调理疲惫的身心了,安徽老家我们竟已有两年未回。

两年未回的老家隔着遥远的空间隔着久远的时光,但却一点也没有隔断我们的想念,我们隔三岔五的视频电话里,聊工作日常,聊孩子学习聊一日三餐,聊得更多的却是那个隔着近千公里的已有近800个日子未曾谋面的故乡,那个我们习惯把它叫作老家的地方。

当某一天晚上的视频电话里,母亲在屏幕的那一头笑咪咪地开口说了一句“今年我要回老家过年了”时,回乡的日子便确切了起来——母亲要回去过年,我们便有了回乡的理由。于是,过年对于我们来说忽然又有了童年般的期待,热烈得甚至高于童年——因为久久没有相见的故乡。

现在,每次的视频电话里,我们有了新的聊天话题,很自然地减少了聊生活日常的时间,更多的则是畅谈着对回家过年的安排。

母亲说:“我要提前几天回老家,家里那么久没住人了,要捡捡扫扫啊,被子也要拿到外面透透气啊,都搞干净了你们回家才好住,才住得舒服。”

母亲又说:“过年时我要去街上买条大草鱼买些肉回来炸鱼丸子和肉丸子,人多烫火锅好,我还要买些黄豆找人做豆腐,自己做的豆腐烫火锅才好吃。”二妹很自然地抢着接上了:“那生腐也要备一些啊,生腐烧肉才好吃,好久没吃过啦。”然后,那些久久未曾尝过的故乡味都循着记忆开始鲜活生动起来。

接着,二妹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确认回乡前要买要带的东西,对着屏幕那端的母亲说着:“在老家大冬天的上街买东西也不方便,我们备些这边的特产带回去吧。”流露出一脸孩子气的开心。

二妹这要带特产的话头一起,自然又引申出许多相关的话题来,要买些什么带呢?自然是要买些老家少见的南方特产啊!要买东西的主意有了,接着又想要怎么带回去,东西肯定不少,全靠提我们也那那力气。然后就聊到了不容易坏的都打包了提前寄快递回去吧,海鲜这些新鲜货在回去的前一天晚上准备好冰鲜起来第二天跟人走就行,5个小时的动车到家应该坏不了吧……

聊完了吃的很自然又聊到了穿的。当然也要买新的啦,过年呢,回老家呢,过两周得去逛逛街啦,心里对过年的期待便又增添了几分。

自从母亲提出过年回乡的打算后,我们的视频电话里回老家过年就成了必聊的话题,聊了吃的再聊穿的,聊了要见的同学朋友,又聊了要拜访的邻居亲戚,然后开始聊起故乡那些熟悉的山沟田野,聊起儿时双脚跑遍了的村庄的角角落落。

拿起手机翻了翻上面的日历,离过年还有近两个月的时间,而母亲的一句“今年回老家过年”,竟让我们对年有了这么长久而热烈的期待,有了如儿时般的期待——能让我们有如此感觉的,也只有那个承载着所有童年、少年时的记忆,叫作故乡的地方吧。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